



遥想父亲敲大锣

□薛福霞

人真是奇怪,明明已到中年,却偏偏爱上童年的歌谣。

今年重阳节时,我到山上玩,忽然被一阵锣鼓声吸引。驻足凝视,发现那位敲锣的长者背影与我的父亲何其相似!

无奈老父已作古 10 年。朦胧的泪眼中传来《穆桂英挂帅》的唱腔,那旋律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。

从我记事起,每到年前年后父亲总是很忙。谁也不清楚,父亲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是怎么爱上敲大锣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农村的娱乐项目不多,无非是看场电影听会儿戏。看电影的频次不固定,可是唱戏却每年都有。

我们村是周边所有村中的“大户”,人口众多,经济宽裕,每年都要排几出戏,村干部带头饰演一些角色,与民同欢。父亲作为戏班子的一员长年“在编”。记得我育红班的老师当年就是唱穆桂英的,她不光自己唱,也教我们唱。无冬历夏,只要我高兴,就会在院子里有模有样地唱“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”。后院的奶奶每当听到这一嗓子,就会笑咪咪地挪着小脚来我家鼓励我唱下去。碰上哥哥、姐姐不高兴时,他们就会赶我说:“去去去,去你的山东老家吧!”每到这时,父亲就会过来调停。他一边为我们“打官司”一边嘀咕着:“我是敲大锣的,难不成我家还要出个角儿?”这样说着想着,也就摇摇头走开了。

我当然没有成为什么“角儿”。父亲也随着时代的变迁,从戏台上的锣鼓班子变成了过年时舞龙舞狮、扭秧歌、划旱船等的锣鼓家事。跨进新世纪后,他又充当人家红白喜事响器班的一员。他不图有什么收入,纯属个人爱好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却越来越不喜欢唱戏了,觉着几个字咿呀呀唱半天,太浪费时间了。参加工作后在匆忙奔波的路上,偶尔听到票友在公园里配着锣鼓兴致勃勃地唱戏,我嗤之以鼻,觉得那些人真是闲得慌。我有着更重要的事要做哩!这样想着,不禁加快脚步躲避这一时喧嚣。相反交谊舞、KTV 总能吸引我的脚步,觉得那里才配得上我。

也许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,今年重阳节再次听到《穆桂英挂帅》戏曲,竟然觉得特别悦耳,就连那从未谋面的演唱者也倍感亲切。回去后在 B 站上搜出一代大师马金凤的名片段,一曲曲逐字逐句,听得停不下来,尤其是“挣来的江山他赵家坐,哪一战不伤俺杨家兵”“脱下战裙换丝绦”“不做高官不理事,不吃俸禄不担心”“俺杨门辈辈是忠臣”“我五十三岁又管三军”这些唱词深深地感动着我。

我想,这大概是有了人生经历后才能品味经典的滋味。遥想当年,父亲不到 40 岁就失去了双亲,他要和母亲一起抚养四个孩子,他要侍弄庄稼,为生计奔波。他的人生只剩归途,他也会忧愁、也会焦虑吧?农闲时敲敲锣鼓、品品戏曲,何尝不是生活给他的馈赠?父亲那时在舞台旁边,不只是在看戏,更是在品味人生吧!

在这个冬月,当我把《穆桂英挂帅》单曲循环了很多遍,当我字正腔圆再次唱起《穆桂英挂帅》时,我和父亲共情了,是的,我要唱戏给父亲听,献给他的 10 周年祭。

《寻梦环游记》是一部温暖的影片,“眼泪不要坠落,请记住我”这句歌词每出现一次,我的心就颤抖一次。当可可曾祖母走完百年人生路,以逝者的身份过第一个亡灵节时,她很快被父母的亡灵认出,三个人愉快地手牵着手度过节日,那个画面让我泪目。

只要不相遗忘,永远是一家人。

遥想父亲的锣鼓声,回味永不褪色的父爱。

轻松拿捏

□张玉霞

网上最近有个词儿特别受欢迎,就是“轻松拿捏”。

不管是难管的熊孩子,还是复杂的美食操作;不管是国内“奇险天下第一山”的华山,还是“非洲屋脊”的乞力马扎罗山,网友都会面对镜头,轻松地做一个大拇指和食指的捏合动作,并配上一句:轻松拿捏。

从游戏头部主播转型到“最佳旅游青蛙”的蓝战非,因环游世界被许多人关注。喜欢旅游的我刷了他几段视频,就果断关注了他,跟着他走向世界。这个年仅 30 岁的小胖子,不管是寒冷凶险的南极,还是蕴育着食人鱼、森蚺的南美洲亚马逊河流;不论是芝加哥被黑人拿枪追杀,还是巴西被瘾君子逼得落荒而逃,他都满不在乎,大拇指和食指一比画:轻松拿捏。网友羡慕至极,一时“替我旅行”“替我自由”的字眼铺满屏幕。环球旅行,需要的不仅仅是年轻健康的体魄和苦中作乐的精神,更需要过人的勇气担当和机敏的应对挑战。

蓝战非也是穷小子出身,父亲早逝,他担起了养家的重担。短短 10 年时间,他利用自己的游戏天赋逆天改命,实现了财富自由。“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”,从而圆了自己环游世界的梦想。

姐姐传来喜讯,儿子读博考上美国的耶鲁大学,我们都倍感欣慰,家里出了这么优秀的外甥。为他设宴庆贺,席间问他:考上这么有名的学府,是不是很难?下了不少苦功夫吧?他轻描淡写地说:没感觉多难,就那么一考就考上了。

外甥从小跟着奶奶长大,学习成了他最大的爱好。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、全市理科状元,他一路开挂,最后迎来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如今又考上历史悠久和师资卓越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——耶鲁大学。真的不难吗?真的容易吗?大概只有他才知道这十几年的寒窗苦读,自己付出了多少常人难以企及的艰辛和努力。

从事文学写作多年,有一个脾气相合的好朋友,每次外出采风有写作任务,她都爽快地接受:写个东西那算个事儿?曾去家里找过她,她的卧室、书房都是书,电脑键盘的两边也林立着几垛高高的书籍。她戴着眼镜坐在那里,好像被夹在书山中一样。每次出去采风,她都会站在最前列,用心地听用心地问,并点开手机录音键进行现场录音,然后回去多次收听回放,在一两个小时的录音文件里寻找自己需要的几句话、几个点。主动加对方微信,方便回头再问不清楚的地方。有时候为寻找感觉和情绪,多次到现场感受、寻觅。顾不得吃饭睡觉,满脑子想着文章该怎么布局更合适,直到文章出来惊艳了四座。

她说:自古文章千古事。我们答应写,就要下功夫。这是对人家负责,也是对自己负责。

成人的世界,哪有容易二字?“轻松拿捏”看似轻松,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,它只是反映了现在人乐观自信的心态,背后靠的还是自身的能力和实力,还有加倍的努力。

小区里,遇到五楼邻居刚读高一的姑娘,我问她高中课程难吗?可以“轻松拿捏”吗?她转动了一下年轻的手腕,自信地说:易如反掌。我拍了拍她背上厚重的书包,说:“加油!”

家乡的柿子树

□朱兴武

我的家乡是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,田间地头生长着大小不等的柿子树,品种有雁过红、老梅丁、板柿,但更多的是小柿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为了填饱肚子,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围着村里的柿子树想主意。柿子树在每年五六月份开花结果,自然界“物竞天择、适者生存、优胜劣汰”的规律无处不在,那些刚长出来的柿蒂,有的经不住风吹,会有一些从树上掉落下来。这些柿蒂不苦不涩,经加工后可以代替粮食充饥。母亲将捡回来的柿蒂用水煮熟,晾晒半干后碾碎,再次晒干后磨成粉用来蒸馍。有条件的人家,还会添加一些玉米杂粮,以调剂口感。在我的记忆中,单单用柿蒂粉蒸出的馍不仅黑如煤球,入口味道也如同嚼蜡,没有一点粮味口感。为了增加口感节省粮食,母亲会在蒸馍时,放入葱花、花椒叶、辣椒粉、盐,蒸成咸卷调剂味道。就这样的待遇,当时能够吃饱不饿肚子也是一种奢侈。为了能拾到柿蒂,父母会在一大早把我和弟弟从床上叫起来,让我们分头到树下捡,去晚了会被别人抢先捡走。就这样,捡柿蒂的经历伴我度过了四年小学时光,直到我读高小远离家乡住校为止。

记忆中,柿子树还给我带来另一种馈赠,就是柿子成熟前会有一些被虫蚀咬或被小鸟啄食,这些柿子会比正常柿子先熟变软,经风一吹会掉落下来。在这个时段,父母会叫我时常到柿树下去捡这些柿子,捡回来后将其撕成瓣状,放在太阳下晒干后放进一个瓦罐里封存,等过一段时间,这些柿子瓣就会被捂出白霜,吃起来甜甜的,口感极佳。上学时,母亲会拿出几个装进我的口袋里让我充饥。那时每次出去捡柿子,总希望能有更多柿子被风刮下,让我捡到更多,能得到父母的赞扬。

捡回来的柿子母亲还有一种做法,就是把这些软柿子弄破拌上谷糠,晒干后添加些玉米磨成面,蒸成甜糠面馍。

柿子树成了当时全家解决饥饿难题的途径之一,为此,我对家乡的柿子树情有独钟,且始终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因为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有我攀爬过的痕迹,每一棵树下都留下我的年幼身影,每一棵树都曾给我带来期盼。如今,60 多年过去了,望着山坡上幸存下来的几棵柿树,曾经是大自然给予我的无私馈赠,它那高大的树冠、斑驳的身躯,见证了岁月的沧桑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
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